楊文恪公文集

書

與楊邃菴

自執事懸車之後某在故鄉既不得奉寸楮以修起居今歲仲夏復從江行抵任又不得經由便鄉以遂一拜但聞縉紳士皆能談執事山水之樂某蓋仰羡而不可得者嘗記士夫有贈執事詩云詩多丁卯橋邊興人重壬辰榜上名愛此二句以為天然的對然執事平生勤勞王家幾無暇時丁卯橋之興至今始盡償之又聞園

池之勝正在許渾故處足此佳境爲一代名公所有恐自唐至今惟執事與許而已朞不日乞歸尚當乘長風破巨浪過金山入京口相訪于所謂丁卯橋者以觀執事有此世外之樂未聞珍重不具

復靳戒軒

其間見佳作皆純乎理學亟欲多得一讀以開茅塞而未能也忽辱嚴命愰愧無地蓋平生亂道嘗爲友生愛我而忘其醜如張東海太守所誚加災 于木者然至今爲愧不可得而追矣此

存以潍書叢中自料目不暇給若此之類並
曾齋一册自隨尚容異日掃門請教惟不加拒
絕幸甚

答蘄戒軒

執事之文章其往年所見者三試所錄而已至
於　朝廷大制作與夫人家碑銘之類近年始
得見其一二大抵命意措辭純乎理學者也自
非涵養之粹造詣之深何以至是然廉向雖言
之猶有未盡也自漢唐宋以來以理學當國者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固未足以語此而韓范富

歐亦未有以理學歸之者今日之所居非蕭曹丙魏房杜姚宋韓范富歐之地乎其所學非程朱之學乎自其入閣縉紳有識莫不引領太平故某之意頗執事不徒發之文章而必見之事業以福斯世幸甚抑更有奉瀆文章不必多作二程平生所作皆任僅僅數篇至朱子則已多矣彼少者亦何害其為傳後耶且三大儒皆未嘗當國也使其當國則少者必愈少而多者亦不能復多矣何者人之精力固當愛惜用於彼則不能用於此疲於東則不能騖於西此理之

必然者也今者緊極之上倚毗方切黄閣之下機務正須在執事固宜專意於國事而又安得一一分心於文章也哉某昔年嘗以此告宗谿矣告西涯矣守谿不以為然西涯未之見答不識執事以為何如往歲僭踰不覺至此亦恃執事之誤愛也伏冀亮詧

與靳戒軒

執事此學不得盡用於世而天下之人不知執事此學者其多不知執事此實勝名也惟不盡用此學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在斯人則不幸也

然執事以有餘之精力尚進進此學以詣程朱之室哉其也倘遂歸田尚當取道京口以挹座上之春風惟執事有以教之不具

與張文林

歙人鮑泰希止乃著三八心復要者鮑以元郭守敬所作授時曆不以上古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不悟孔子復其見天地之心孟子苟求其故邵子冬至子半之言以致每歲各節之交紛紛無定故著此書以此書觀之如冬至雖往來於十二時中然每時必在五刻則不移也若移

時曆則雖各刻亦往來無定矣朱子嘗謂今之造曆今無定法只是趕逐天之行度謂古必有一定之法今鮑之爲此書似有一定之法恨不得其關鍵鮑甫來僅有啓發處但入手處彼亦不曾傳得可惜可惜其著天原發微者希止之祖也東白集康慨然見諸亦斯文之幸也甫遠來跋涉無以酧其意云希止墳旁地被族人賣與異姓此於理宜爲之斷歸如何不具

與張文林

鮑甫田嘗有書奉并附東白文集此集版數當

不下六百工浩費大都勞區畫也天心復要之
學無從而問矣可惜可惜張提學庭毓入鄉賢
祠奉康三年前爲文以表其墓至今未刻云以
貧故此在良有司一咄嗟之力恐未知之耳往
年莆田周梁石守撫州於郡中士大夫之賢者
存則禮於其廬沒則弔望其墓此意或未可少
如何亮之

與張文林

東白集寫刻皆精其有曾魚道爰五者原本則然
耳貴治近年刻集頗多高明未嘗泛及而獨

此其豈有見哉但此集異時當有刻之他處者使後之人皆重徽刻如韓文以莆田本爲善豈不爲有功也哉晋〻意〻校完只送南監蓋終劉輻湊於此工匠衣食於此不移時即轉徧天下而縉紳士欲之即可得也鐫人黄早九弟煩有士風冀勿以衆工視之餘不具

與鄭汝華

自遭變故久缺奉慰曷勝馳情莆陽林下耆舊如翠渠見素皆天下之望今又添執事一人以比肩頡頏其間豈非一時之盛事哉雖然其於

異日欲觀靜退著述以啓發於衰頹昏瞶之餘至於亨嘉之日公道大明復將拭目以覩賢人君子之再用豈徒然而已耶未間保鍊至祝

與彭濟物

向在京師極蒙與進其陋劣無取不知何以得此於明公也感感佩佩奉別後九月初旬抵家途聞北虜犯塞執事復有總制之命此國家安危所繫而中外所屬望者也此時掃蕩諒無餘矣某年紀老大加以衰病今復具疏乞骸若得朝廷優容請老寔為至願諸詩後序謾録奉上

第於豐功偉績無能贊揚萬一甚々愧々餘嘗
保嗇至祝

與彭濟物

執事所至皆成大功天下之人無不知之有不
待其一人之述然天下人之知者執事所建立
而已至於學術則未必盡知之而某則竊窺其
一二矣方其窮追劉六劉七也傳檄沿江禁防
客舟毋令爲賊所得以資其勢當時一見雄文
卓識以爲要非尋常思慮所及去年得見宍異
陳論雖朝報斷爛未會其全然大意出於忠純

亦自可識近又讀重修紫陽書院告文議論淵
源字字根據若此者非本之實學而能然乎自
古有學術而後有建立未有無其體而有其用
者也數十年來庶幾乎此者惟見三原王公而
今復見之於執事昔嘗有謁三原公者請几案
無他書惟孟子一冊乃知此公平生專力於四
書經學蓋得其要領耳時公年亦高矣程子云
人不學老而衰此公平生定力如山豈非由於
學乎此外非無建立而學術或有歉焉宜其所
謂建立者亦止於此此而已矣夫語用而必及其

体語建立而必本之學術。亦世俗之所不取者在執事惟其有之是以知之之故一道焉其於爲學漆倒無成而執事循進進不已尚冀保畜以慰天下之望不宣

與涂賓賢

近日余子積諸君皆能道閣下拳拳於某之意甚感鄙陋之心非不欲用於世但以衰朽之質加以孤危之踪時一思之惟有必去爲上策耳昔之儒者道不行則退不惟義當如此亦以光陰有限烜赫之功勲既不得付見於時則冷澹之

事業亦必異傳于後苟或與依違於進退之間則兩失之此某之意所以决也某又游中類能談閣下志向之正學術之純鄉邦有人竊所欣慰茲由卓異而擢風紀且首以鄙邦一人召則所以副士夫之望者固有在矣吾君之體三代以後惟有程朱是為準的譬之醫者大要以護元氣為主而以驅風邪次之然程朱亦非不投風邪之劑者知先後緩急究其源遂此固閣下之所熟講而行且為之者然復及之以見吾輩之論治道誠不出乎此耳此後有啟鄉便惠教幸餘

惟保重不具

答朱縣尹

承諭似謂康所叨閑局得以為學而執事術當繁劇有不得肆力於簡冊者此以迹而言者也昔于嵩久讀漢書張巡惟其不熟黃庭堅自言作葉縣尉馬上讀熟前後漢安知執事非亦欲輩而康非嵩之類者乎雖然康於山谷亦甚惜之前後漢正不須熟也山谷在當時頗知尊尚濂溪使其移讀漢書之功以讀通書讀太極圖說則豈止於蘇門學士而已哉凡詩文出于無

用博洽造於無涯皆吾人所當戒也執事得行其志以實惠及民由是而進可以為卓政可以為魯恭與其設之乎文苑固若列之於循吏蓋有儒術有用之學決非華而不實者之所可倖也廉歸計已決近日家兄書來謂廉所官歲邑縣四名月支俸米四石終歲可得八十餘兩官中用其半又其半可以給家今歸受徒則半亦不可得矣以為生廉復書曰措大命窮自是如此否則往年不遭籍役之厄矣執事以為何如惟保重不具

與鑾齋召

李監事至逝到手書開慰無量但所以與進者則不敢當耳吾儕雖踪跡疎闊而神交千里則靡日不勤也邇來政事之暇有何新功氣節不如絶乎道德文章宜若養乎性情第以質弱未之能耳高明必留意於此也鄙汝愚不死豈止丁未封事而已哉石城之見益高矣

與席文同

承示漕船志首尾緒閲足見志存經濟此書行世必矣然似闕都憲張公奏准運軍還日量許

帶鹽而志中未載豈書作於前而例行于後耶此寔得宋人以鹽田船之意倘加增入亦足以備異日故實高明以爲何如

奉張東白

昨得邸報知膺　簡命主試南省今春所取士所刻文必有非常手可同者矣應天已酉鄉試得執事主考其年最爲得人小録文字妙絶天下第二問五問起結各數百言非實有此精微之學實有此經濟之志之心決難到此論前一篇說理充家論語中　齋詩經義俱佳此康者識

[illegible]書手筆者其間雜以他人之作轉寫訛在庶亮坐居然可辨也俗目只以草行視之甚至反有詆訾者求真學問何所用於今耶然世人不識好惡豈惟文章言之可爲浩嘆此後有可以見教者希示下甚荷

○奉張東白

近得鄉報知執事入閣不勝所慰竊謂以執事之經術道學既居勸講而高文妙思復當代言朝廷用人可謂甚當雖未即時秉鈞當軸固將次第而至矣廉嘗叨侍經筵見講官訓釋文義

細碎可厭至於將畢頗諷太甚且不切題故嘗
妄謂今日勸講宜用伊川講顏子不改其樂及
君祭先飯章法不然止用真西山大學衍義點
掇念過提出大旨庶幾有益或謂衍義多指言
奸邪憸佞之情狀恐傷觸人殊不知范淳夫謂
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況先儒已成之書則又
何害如此者執事以爲何如代言之文非止於
一以對贈之　　誥勑言之說者謂四五十年來
大不如前或苦於繁多以致是耳攷之宋人言
高者用尊詞官卑者用誨詞康嘗妄謂今之官

銓者宜撰定格式依樣畫之惟官高者則因人
而施亦當以品級限其句數多寡至於格式固
亦不可無也如此似乎省力且使王言不至泛
施執事以為何如要之勸講乃程朱差遣代言
是歐蘇職任執事為程朱之學具歐蘇之才天
下之士不於此屬望而誰望哉然今日事体之
急廉文妄謂格心急矣不若進賢之尤為急也
何者小人衆而君子獨則亦何以成正君之功
治道有本末事幾有先後也因執事之柄用喜
儒者之効得以暴白于世不覺多言伏冀恕其

與何子敬

近見貴治郡志人物類程學士下載云有御史以曖昧之言中傷　詔致仕郎中陸某給事中楊某進士夏杲于戶業通上書訟之召還致之葉疏誠有此陸則有無已不可知其曰夏杲是指夏鍭亡嘗有疏及李文祥鄒智姜綰等九人並無程君姓名然不曰鍭而曰杲者豈事在不實故訛其名與若康則嘗先鍭有言與鍭大意略同所及之人則惟張昇鄒智而已何嘗有程

君求若謂石泉即華泉則泉嘗因科塲事而効
之當此君與泉被逮時廉亦有疏直泉而不直
此君豈有先後背戾如此竊謂程君為人後世
自有公論惟是錢與廉之諸疏傳在士大夫間令
可覆視況皆奉有　御批送科此後纂修
先帝實錄例該送付史館衆人耳目焉可誣也
倘得執事將此賤姓名刊去或照夏泉例模胡為
之使兩無所礙不勝感ヽ此在志第七卷六十
八版至上ヽ貌ヽ上廉也人微望輕以程君之文學
盛名何能絫之軒輊毫髮惜乎為此者之巧於

造意而拙於知人不知於程君無益也不具

復錢靜夫

承珍翰盛儀多〻感〻余中之書先年已錄有去秋家中回祿復不存矣此書非康節之學康當錄有祝氏鈐似乎爲康節之學者然論者亦謂其作用不同若以此書而求之經世則何啻千里哉其甚荷雅意謹用奉歸伏乞照內御復有請焉竊以爲祝使康節之學術可傳在學者亦別當有緊要處恐不宜一生在深山中打坐而僅成此一事也程子謂其兄氣那得許多工夫

正謂此耳執事以爲何如向見莊定山極推余中之秘此不以授人廉撰謂此人全不知邵學定山既平日未曾究竟宜乎被其孰謾也好上矣上執事優游林下沉心於此則無不可者余惟保重至祝

與羅景鳴

曩在京師人事擾上投刺之後未得奉面繼而一向鈌於通問跡誠疏慢矣然同鄉同年同館之情固在知照察否初登科時見諸君之作尤喜執事當時求得家兄寬齋賦思兄弟至今寶

愛不釋後聞於此事益苦心爲之往〻閉門謝客久之愜意乃出其一篇如此必愈進於前此亦吾江西故態如六一公文章改削不已其後如黃魯直又其後如洪景盧是何等用心作文執事自此仰攀六一平視黃洪殆不難也惜不得多見以澣俗腸耳

奉羅栗齋

夏間得奉手筆開慰無量夫以執事之耆德如此而遠近書疏猶且裁答則其處事之精明周意之忠厚皆於此乎見之矣某甚少宰 君過家

拜慶又得與憲副銀臺君聯翩戲綵更迭稱觴何榮如之他人諸子仕宦者有矣至於時聚親旁以盡愛日之誠猶不易屈引領南望珍重至祝

與李明德

書來足見高志但儒者体用之學正要行道若謂且品靜處用工亦恐不然晦翁謂明道二十發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必如古人四十而仕賢契年蒼誠末但後世仕者不比古人皆有期限至晦翁亦十九登第其爲同安簿止二十四

耳豈非世變則然而人壽亦多不及古與若肯過南仕學亦無得也

與孫性甫

世情不必用意求合但盡其在已而已自昔賢者之在當時多尤底員盖亦無如之何也昔若一上求合則失已多矣惟寡默擇交亦可省事近日作何工夫若詩文雖不必留意至於吟詠性情發明道理則亦何可廢哉吾人爲學只以程朱爲法決不誤人歲裏家僮因事至滁得見尊翁先生云甚清健又承手札并青鞋之惠慰上

荷荷余惟彊學自愛

與陳文表

承諭序東白先生集果見序耶抑見近刻集耶集中所收誠十一千百但以未全而姑待焉則不惟終於不全亦恐終於不刻矣自吾與足下起念已六七年人生幾箇六七年此區區所以力勸張太守刻之而無疑也近世學術卑陋如矮人看塲詩則不取宋而取唐文則不取程朱而取韓歐又或下視歐蘇而取遷固不知遷固有韓歐議論乎韓歐有程朱議論乎至於詩如

王介甫陸務觀諸詩人唐人未足以當之若康節明道晦翁諸大儒之作上薄騷雅李杜不足多也聊一及之抑豈可為不知已者道哉東白先生文雖多遺然其議論之大者亦多收拾在而聴節出處幾疏具存豈特鼎嘗一臠而已哉

與彭景俊

相望正遠忽報書至開緘𦂳勝浣慰細惟高明古貌古心雖於時様不入而公道則亦何嘗終泯哉康同年鄒汝愚合州人以言得禍貶死嶺外年止二十有六耳所為詩文出人意表其卓

見絕識英偉豪邁一時鮮比康喬謂其爲西蜀奇才殆非過也其遺文合州舊有刻本公暇試取閱之可見鄙言之不妄矣聞前守宋璲舉以入鄉賢祠不知的否汝愚究心理學尊聞行知雖侑食南軒亦無愧色若其本州人物決不在度正輩下惟晉意而嘗問焉亦觀察之一端也不具

與席文同

嗚冤錄足見主張陸學處大抵朱陸之學就其偏處爲之猶勝於俗學而況於其大中至正者

手然在學者皆當去短集長豈可安於一偏而已哉康亦嘗謂後人未考陸學望風而罵今見高明此書則象山不負屈於地下矣但朱子晚年語悔之語將以自警且以警人自古聖賢不皆聖賢孔子之言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如此等類皆謙已悔人之意康於朱子亦云不知是否康又謂學陸學就覺得力但恐後來漸漸冷淡學朱學初若茫然久之都愈有味善學者當自得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合州宋守名琢

得惠鄉汝愚遺文得之甚喜復繼之以悲世豈復有斯人耶今更不論其氣節只如此文章斷然傳後可謂一世之人豪矣其文康甚慮其散失盡矣不意尚復有此二固有散失然諦審一兩亦足以膾人口矣況丁未封事與日月爭光者哉惜不爲多致數本蓋至寶不厭多也汝愚盡忠其妻守節俱於人倫風化大有關係聞閤下於其妻舉奬勸之禮給紡績之費非良有司曷克至是然汝愚死其盡甚少法應旌表抑郡

縣多祀鄉賢宜為一祠以祀汝愚若舊有不必畢設惟舉之以入而已如此尤足以勵風俗惟高明圖之

與林緝熙

辱示白沙先生墓碣莊誦數過大要說得平實可與白沙傳神所引答林郡博書一段恐亦中庸首章戒慎恐懼意但白沙好作隱語初學卒乍未領略耳所云康齋多舉伊洛成語教人時在門下未有所得及云白沙以自得教人未舉伊洛成語亦伊洛所自得者後世人必欲以自得教人

恐又別生出弊白沙不欲著述詩云眞儒不是鄭康成此最名言但一入商量便作疑可堪吾老更求知之句從洛輒言商量恐未可以吾老不疑將鷄笑道理爾爾去也究儒論造化謂不是將已返之氣來爲方伸之氣首論著亡忠寬義氣況斃時眉門生爲儒人似近於輪廻之說恐亦須斟酌如何執事盡言本旨抑實察知執事之能受盡言也故不覺觸發之狂率亦附於朋友直諒之義焉耳倘有不可尤望勿斷來章餘冀照亮不具

與潘孔修

佳論示及讀之真足以激懦衷而增孤憤也甚慰〻〻開第二章更剴切倘得錄寄尤幸邇來諸邊信少警然豈可恃其不來而遂忘備哉某六七月間亦嘗塞責兩章不知取視否近得同年吳獻臣刻鄒汝愚遺文一帙讀之連日不忍舍去此君信一世之人豪哉恨之副本如此奇絕無以奉執事也

與劉文煥

閩中士夫如周翠渠黃未齋早晚必相過從

爲熊葢蔡介夫認理細膩近時家居想亦相接禁嘗怪各處藩臬諸公往往樂與承差吏典親而與士大夫疎不知何故福清王公克復在吾省待吏卒如骨肉而士大夫則泛然無所厚薄奸人黠胥積弊至今雖經數公如徐明德董痛加釐革未盡也本公心事本無他惜此其所短耳某近得林居會相處甚有葢此亦闇中一人物也聞有一子一孫俱欲入學而執事未之許宦家子弟入學與民間抵差不同所宜引而進之以似述世風惟應舉補廩補增則一毫不可

放過不然則寒畯無路矣幸恕饒舌眞西山文集可求一部否外十三經注疏多紙不可易得倘欲南監何書當計所費償之家毋累荷靑照多感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七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八

書

與余宗周

寒家軍役洪武初高祖楊名題爲事發定遼中衛右所鹽場百戶裴榮總旗李虎兒小旗王得勝下充軍永樂元年解曾叔祖楊德信補伍天順二年解叔祖楊叙補伍弘治八年解族叔楊順補伍今見在都司前住某嘗痛吾族衰單特以軍役之故曾叔祖一枝絶於彼叔祖一枝又絶於彼今族叔艱難孤苦於彼蓋係鹽場連年

賦課日不聊生念族叔正當壯年頗有膂力獨不得執干戈以衛社稷徒以釜竈前煎熬爲事心誠惜之第不知有例亦可從征否倘得尺寸之功僥倖半級何幸如之未間仰望之至

與孫承恩秀才

先公墓誌草ㄴ奉納原狀詳而皆實一ㄴ收入惟是文字衰颯不足以副遠求之意甚愧甚愧昨覩華翰雖稱謂之語不敢承當而筆力之俊健眼中英妙如此者絶少異日當以文章鳴世先公爲不沒矣餘帷强學自愛不具

與卓生

某憂中辱吊慰哀〻感〻既而誤索鄙語無以應則以胡敬齋居業錄并謬錄陳白沙詩示之且以某平生亂道一二厠焉而雅意復出之欲得詩與文以爲贈哀戚中固不能為詩就使為文抑豈能有加於胡陳二先輩耶望取二先生之說而深味之則某雖無所贈謂之有所贈亦可矣荒迷矜亮

與王冬官 名鏊

夜來舟過沽頭譙鼓已鼕〻起更四顧寥黑不

便登泊且恐復如去歲夜深攬擾四檣夾挽沖流直下其疾如飛天明已至夾溝矣佳軸塗泥聊見意耳美覽弃之

與陸全卿

近得鄉報知執事進位大宰不勝忻慰居是地者惟公惟明執事皆兼而有之以之而進退天下之賢否蓋綽乎其有餘裕矣此皆近日有識咸以為言而非其私言也雖然一人之聰明有限四海之人才無窮若於四司之中令其各舉所知以聞則十當得其六七矣而又參考每

年進表若瀚等官所見賢否則十當得其八九
矣如是而熊以在我無私之藻鑑則十不失一
矣品列既定一遇有缺按籍書名此吕蒙正夾
袋故事如此而有不合公論者吾不信也惟是
人物之大者名高賢逐德修謗興更是世俗首
有一種求全責備之論此則須用獨斷自今如
林待用朱熹蔡沈是第一流人從而王應韶之
風力張克修之理學吳獻臣之氣節王伯安之
文學有聲攻事精絕皆宜早用魏技子才後輩
中識操卓然不可不置之左右往者逐巷於出

務之士亦時加甄拔執事承遴選之後必有以聳動一時以慰天下之望以答 九重之知豈但謹守常法而已哉僭妄及此惟高明留之

與楊實夫

執事寢室如禪門可羅雀清心省事可謂造其極矣蓋本原之地打疊如此則於玉石薰猶之辨錙銖分寸之較又何難哉雖然海內人才并包總括無所遺漏乃為盡善百尺竿頭尤望進步此迭殊所以納忠於知己者也尚冀保鍊不具

與黃應期

每聞執事積書甚多其欲讀盡天下之書乎讀書不過明吾心之理耳理苟能明書何必盡讀耶借使天下之書必須讀盡則程子不以玩物喪志箴謝上蔡矣近世學者如所謂說郛所謂冊府元龜之類皆競錄之此何謂也為學但不可約而陋耳貴鄉蔡艾菴約而不陋觀其蒙引可見此讀書知要者也執事天性潔淨又學上好善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凡若此者他時大任受用不盡然於諸書恐亦勿矣某荷誤愛無以

納忠惟頤每日工夫凝神息慮涵養本原如此
則不惟書之不緊要者自無心以及之自此讀
書則亦異乎人之讀書矣向在京師相聚欲竟
此說卒不得聞嘗謂范文正韓魏公非不讀書
先儒謂其皆是天資非由學力然則為學豈專
在於讀書而已哉高明以為何如

與夏于中

途中聞轉副郎承示文稿每讀每不釋手惟是
辭古意深非一過可了就中家數於唐則樊宗
師於宋則洪景盧於近日則賈邑羅圭峯高

作々其平生為文意至即伸紙濡毫所以淺近無能進於古人茲於文稿竊欲晋呂自娛幸勿察去也抑某嘗觀二程文字是一樣橫渠文字是一樣皆不必同不知閣下愛二程乎愛橫渠乎便問頤有言告我

與劉時讓

令嗣因吾挺出之才天乎豈壅於此豈程夫子所謂呂具問館之難宜其數之或不能長者歟痛々傷々所論平生行蹟是豈可使之無聞於後哉此等事在吾輩正有冀之豈意今日反[illegible]

吾輩則所以痛傷之者豈止一端而已哉石齋見素皆敬愛之或以墓石托若序其遺文之類則某不敢辭亦以自謂能知其學術及其之出處懋真能悉茲瑣瑣不足重陳數[illegible]冒風才愈使者立俟報不能多布

與徐宣之

又欲奉問以區區之私不足爲瀆亦冀高明必能照察於形迹之外也竊謂英風直氣博學宏識如執事者不得於今必有立於後世之有[illegible]於後者類以頓挫拂逆在勢事自信有[illegible]

若不肖懷祿依違所以有謂則愧負知己耳長
令器欲闌定占高選不妨閑中且看其激昂青
雲也若其德性涵養尤見庭訓浪聞欲止其進
取此決不可至〻懇〻

奉李舫齋都憲

某自聞承乏之　命極知才短事煩實切憂懼
然以執事臨蒞之地意者凡出於公匪私於己
之事必肯委曲成就不加拒絕復爲之喜且慰
焉到任以來適當旱蝗方愧所處之無策近奉
明文奬勸貸粟之人此抹荒第一義某無能少

助於下風數日思得農民納銀准其改撥似亦可行伏望慨然俞允則於荒政未必無分毫之益干冒尊嚴曷勝悚息俟命之至

與范給事允鄉

近覩建議科舉諸條皆國家求賢至計夫事久必弊器久必蠹此理勢之所不免者故宜有以更張之惜乎許大事体該部只據王蕃之說一筆參倒蕃謂鄉舉里選不當用京官不知順天應天鄉試何為而用翰林官耶謂京官列於省員之下及與教官同列為辱　君命不知會試

主考內閣保傅何爲而列於禮部官之後順天應天鄉試何爲而亦與教官同列耶要之蓋意起於承望風旨本於傷害善類而其爲說類皆浮游無稽爲該部者前亦承望風旨爲之覆奏今又不明是非不辯邪正引以對　君行之天下傳之後世而謂國有人乎當逆瑾用事南京科道爲疏劾被逮詔獄時蓄亦在逮中畏禍叵測遂與任　二人進本申訴謂同官瞞妝其名寔不預謀至爲鎮撫葉斌詈罵鄙唉事之顛末文案具在則其人可知已此輩固不足責但

爲該部借爲事体惜耳康於高明素脉平生京師一見道姓名之外未脊暇及他事以奉教言昨見禮部咨文偶一及之

答劉潤之僉事

遞中得書札詩章開慰無量及得所集魏漢詩三復首序可謂深於此道者矣康於此段工夫實是缺略蚤年泛看唐宋詩而已又之頗好明道遊山詩㑭翁感興詩而已至於三百篇亦苦其深與不得其門而入學之抓陋極可愧嘆然嘗聞潛心理學亦必別有論著當不止此更爾

寄必虎爲至頤廉老病復出夫何爲哉所謂落落
裘行且謀之尚冀彊學自愛悉以所得見之事
業爲世道增重不宣

答歐陽御史從龍 名雲

丁卯京師之會識焉九載廉自有京尹之命簿
書推中日不暇給平素交游皆缺通問故雖與
閣下有兩世之雅亦復無一字之奉其爲疏慢
曷可勝言緬惟閣下學博才長記高文贍豈非
左太冲之流乎客歲辱寄佳貺并書與賦所以
開示惠教不一而足令人感且愧自有不答已

焉夫以閣下之賢過人遠甚負丞之後言路復
有論薦爲當道者何忍置寶璜道不一顧惜也
耶雖然公論昭存當自有日但在遲速之間耳
閑退静處且得肆力於學吾知窮格愈至則造
詣愈深蓋不獨詞章而已也庸夫焉之年逾六
望七不日角巾歸第訪閣下於西昌相與泛澄
江登快閣憑高縱目把酒臨風則人世之富貴
浮雲功名土苴誠有不足道者矣但恐此時未
許閣下父在山林而區匕此約有弗遂耳未間
保重至祝

奉石齋閣老

自乙亥歲執事於喪去國拜違于都城之外至於再起以副　九重倚毗之望中間六周星矣傾企雖勤起居實缺豈非禮絕百僚而踪遠之踪不當卒易而然歟仰惟執事鍾兩川之秀文章獨得其竒繼三楊之後相業足堪其匹若夫魯簡肅李文正與夫張文定范忠文之美如楊文貞之稱蹇忠定則又足以作配於鄉先輩矣猗歟休哉廉以衰病年來屢次乞休未蒙　俞允不料去春復患血淋迨今未愈日夜作痛步

履艱辛緣此再疏乞骸伏望恕其煩瀆鑒其懇誠俾得早遂山林獲正丘首所謂生死骨肉又何以加於此哉更有乘瀆舊例京官二品以禮致仕者遊秩四品以下考滿後以禮致仕者進秩惟三品閒亦有之不著爲例何邪嘗讀韓退之送楊巨源序一則曰白于丞相去歸其鄉二則曰丞相愛而惜之以爲都少尹不絶其祿昔之居進退人于之任者不惟不沸人高尚之志而且奬人恬退之風孰謂執事有不樂聞此者哉使此事而並見於今日固不肖輩之幸而亦

執事之義事至於朝廷待臣下之禮亦無彼此之間矣干冒台嚴悚息悚息不宣

已上書簡檢之亂稿中僅僅有此因附于六稿不復爲之次第云

與徐宣之

某不自死滅貽延先考茲給勘合守制回至維揚過執事之鄉邦恨阻一面仰惟先生文行俱高忠孝大節尤備邇來涵養之深造詣之密蓋有未易以窺測者矣所愧數年奉問甚疎而執事服膺世事斷絕教墨竊謂吾人講學最是緊

要近時諸公如一峯定山皆各自爲學不由於
講白沙有意於講而或者猶病其禪此公平生
敬一僧名大虛者某數會此人雖禪亦未理會
得不知白沙何爲而信之也便中不惜枉教

與伍時泰

代悋勤王之師陽明公倡之執事應之執事倡
之一郡應之一郡倡之一省應之至於摧鋒陷
陣賈勇先登則功之次第大小在 社稷在生
民天下之人所宜共賀而其復致其私者以事
非神速使此賊坐大吾省尚有噍類乎吾邑最

邇者又尚有嗤類乎所以不能已於言也所
愧屬時多故遂致稽遲耳其以書浦得便其私
以遂歸計偶因賤疾淹留奉見亦不遠矣未間
伏冀保重俾一方是賴焉

奉周翠渠先生

先妣墓表遠承撰寄鑑手再拜讀之數四哀感
無涯高文盛德二者相須以信于後無疑矣近
日御史沈賁論薦老成以執事居首恐妨高卧
在執事宜可不以呂晦叔司馬君實自處哉伏
冀保重不宣

與魏子才

某在順天嘗一奉書中間亦得閣下一書荷眷々之意及閣下在告還崑山則久缺起居矣細惟從容歷閣優游充養甚慰々某也潦倒無成殊負知己之望近日轉官實逾涯分所幸猶可藏拙耳錫實夫表裏瑩徹一時元氣不負平日所學閣下亦宜早出以占儒者用世之効朱子嘗謂明道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以此觀之吾人恐不必退處而後得以盡力於學也何々々

答邵二泉國賢

道鄉集亦嘗求之竟不可得承惠及甚荷學史議論稱亭文字洗削讀之如嚼氷雪飲沆瀣起左氏於九原必當曰不虞君之涉吾境也其於茲事往〻成於鹵莽又安敢著一語哉即辰緬惟侍奉萬福甚慰其近懷此出蓋在高賢碩儒謹難進之風有如衰朽豈非代大臣斷耶正休之疏已上　命下當在旦夕歸時不免取道錫山奉見亦不遠矣

答前人

承教謙光益深愧悚容春熹集病中挑灯讀之次早盛伻索報尚未盡卷然嘗一臠固知其為熊蹯駝峯矣力疾布此餘俟奉見以盡

復余憲長子積

文選板刻尚好領〻意〻或謂此李善注無五臣注愚謂一人注看且不周況五臣乎然唐人以此進御其以詩賦亦有益於人君之學乎僃仰于古不勝浩嘆所進大學衍義節略以其多而省之非節要也西山此書條〻以要名之衆條〻皆要也拙稾伴緘進書表之類皆在試

一視之

與毛三江禮書

近辱珍翰慰慰況況衍義書又承貴部爲進多感多感此書用事塡實互各有一驗便於觀覽然嘗思之事變無窮其理則一過於繁多則難周徧以故妄有節略之舉至於一二貼說亦欲提掇入門大意處猶恐古淡易使人厭故雖小事亦或稍加論議譬之飮食大羹之外若海味之類亦不可無者雖然精衛塡海豈不爲巨靈所笑者幾希此書副在貴部諒莫逃於鑒別當時

急於成編不無遺恨不知可發付書板行令書訪核行否遂正唯命

奉書鵞湖閣老

近聞令郎發解京闈其已喜已矣以英妙夙成之資固已遲之數科矣然嘗謂呂正獻有榮公張忠獻有南軒父子講求於一家而以謨謀於一國豈可得哉豈可得哉令郎所禀之異所志之遠異日不榮公乎不南軒乎此則某所深望者若正獻魏公在執事又豈得而辭其責哉其他固不足爲道也某病勢來攻非任任所能料

理前者執事固不知之今知之而不動念正積叔夜所謂會非重怨不至於此千瀆台嚴悚次匕匕

復喬白岩太守

某病勢侵侵𣦸不可留蓋比往年所苦更增數倍前者乞休於當道處俱不敢通書者正恐或爲所尼也是以雖於執事亦復缺焉某當去者多至於年當去病當去老當去顯亡者尚欲竊知止之名邪所惠簪瓶錄與虎谷聯和之作信乎今之韓孟也讀之啓發多多矣虎谷早逝可惜可惜

使得立朝其視汲黯何愧哉其文更優於詩抑以其遺稿而梓行焉在執事真其所校耳然不可不早圖之也力疾率易想亮不宣

與范憲副以載

承寄示校正兩山先生李公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大簇增九分由大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

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與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盈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盈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琯短長本於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

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謂黃鍾三寸九分升
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而
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左右對待
而言與夫所謂以喉齶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
徵羽之音乃書之要處一一指出可謂得其三
昧矣今以愚還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
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
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
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
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

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之法亦不可行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甚亦背

戾之甚哉若謂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若謂此書之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康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歷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定在某刻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

譣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所差特四五時耶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亦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　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皆不得其傳審如此書之說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　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　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　闕下者所係豈細故哉康於西山蔡氏書嘗為之律呂算

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為之綴筴與例然不過為二家之註脚亦終於聚鉄鑄錯耳康於李書竊見一班半點妄敢竊然輙加語於其上或尚冀執事之見察也鮑書并往執事聰明過人肯大手處幸有以教我不宣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八